

說部叢書

第十集
第七編

神怪小說
(卷上)

埃及金塔剖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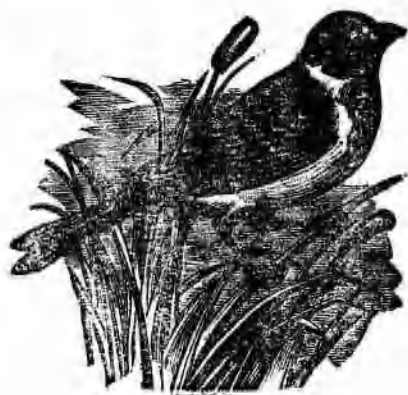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哈氏原序

凡驚吞禮格魯巴亞軼事。見諸正史者。哀惋之情。讀者愴然。天下悲愁之感動力。與怨恨之感動力。敗家亡國。從是胚胎。是二力者。能自吮其國本之腴沃。俾之消蝕。物事陳列。而目力翳隱。妍媸以溷。此有識者咸覺之矣。格魯巴亞從兩軍塵撲中。御舟遽。而驚吞禮身懸萬軍之命。乃並棄水陸二軍。追逐美人內逝。余至莫測其故。久乃虛構其象。成此稗史。大開大闢。狀其事理之所必有。復旁撫遺事。佐證已說。蔚然頗有條理。讀吾書者。必謂此種思想。在文明眼中。已成陳舊。然當時埃及亡國之餘。臣宗德老。痛故國崩敝。言言發諸哀吻。頗可念也。或又謂書中崇禮妖神。事迹多涉不經。似皆爲余臆造。詎知神道設教。當時高座夏馬之。實具有道力。爲淺人所莫測。高座自信仰叨神貺以生。並能隱接鬼神。發宣幽局。洞徹未來。預決生死。阿施利者。埃及大神也。高座神與之通。且能踐彼冥迹。劃爲深隱渺冥之界。若嚴設帷幕。猝奪之。亦莫即其堂奧。今且勿問神情鬼趣。何者屬實。但以高座夏馬之事蹟。凡大宗教

中陳籍咸有其名。余又探諸碑林。及名輩著作之所引據。亦在在見夏馬之焉。埃及僧侶。至舉夏馬之與阿施利諸神等列。而意昔司靈迹。則尤與天帝同其隆祀。余哀夏馬之遺事。始成此篇。若徑遂書之。不能動觀者之目。用撫別籍。以助吾瀾。特余之筆力。不能舉千載以上之陳死人。爲之機括而生之。見狀於讀者之前。述及衰敝之情。及不宜之秘。則又作者之不幸矣。今學生輩尋味吾書。必不樂觀此幽怪之事。及古時禮法。與意昔司宗教。並埃及之文化。然學生欲知跳舞之源頭。則舍吾書第二卷上歌詞。無更古於此矣。至余敘格魯巴亞之收局。謂仰藥殊也。然希臘史家博拉達。則以爲不然。而遺老傳說。又謂其死於蛇禍。雖格魯巴亞晚年。惑於妖人阿利巴之言。國政恃之取決。蛇禍之來。或因此而肇其說。後人又云。夏馬之者。波利彌王族託名也。後亦王於埃及。然埃及僧徒之讖書。則云希臘滅埃及後。有大神夏西斐。將蒞其領土。意其神卽爲夏馬之。余合羣書證之。則埃及遺老。欲力驅格魯巴亞出諸國門之外。又非無據而談矣。且此等事實。亦埃及義士胸中所必有。以埃及墜落希

臘之手。久困斯臺之屬。凡具國民思想。能不逞其志氣。以伸冤窮。顧徧覽古史。於此事又不恆見焉。余書中意昔司歌。及格魯巴亞曲。則安度蘭所爲。取而施之吾書之上。查美鶯所歌調。亦安度蘭譯希臘大師馬利格稿也。哈葛德敘。



曉及金塔湖尸記 曉島風塵



譯餘贖語

畏廬曰。埃及不國久矣。始奴於希臘。再奴於羅馬。再奴於亞刺伯。再奴於土耳其。再奴於拿破崙。終乃奴英。人民降伏歸仰。無所拂逆。若具奴性。哈氏者。古之振奇人也。雅不欲人種中有此久奴之種。且憫其亡而不知恤。忽構奇想。爲埃及遺老。大張其檻。嗚呼。埃及蠢蠢。又甯知所謂亡國耶。

歐人之言曰。埃及國中金字塔。爲數不下百餘。計其勞力。及於時日。每日需一百五十萬衆之役夫。築可一千七百五十年而成。此舉塔之全數言也。然吾考埃及古史。猛加那生時。已自構此塔。至死時實其珠寶腹中。則未之聞。若果有此者。謂儲此足以贍國。爲計則大愚陋。天下徒富胡足以全國。使人人咸不念國。卽十倍於此者。亦將盡供一日之擲。宜乎埃及一萬一千三百餘年之古國。從夢中襪落也。

是書好言神怪之事。讀者將不責哈氏。而責畏廬作野蠻語矣。不知野蠻之反面。卽爲文明。知野蠻流弊之所及。卽知文明程度之所及。雖然。神怪亦何害於文明。耶古

書之最古者。甯如四韋陀。四韋陀之書。哲學家不能駁詰而焚棄之。其書固專言鬼神也。余曾論造物之所始。宗教家恆歸功於上帝。雖達爾文猶不敢力辯其非。然則宜道釋耶教至今存矣。

格魯巴亞。作者盛飾其淫冶。余考之古史。格魯巴亞。生於紀元六十九年。死在紀元一百三十年。計年已六十有一。作者狀其死時。作如許嬌媚。其用心深矣。是書之主人翁。驚吞禮也。驚吞禮踵凱徹之後。最有武略。權力奄有亞西亞。及東方之諸侯。乃一爲女王張錦帆江上。明珠醕酒。醉心眩目。盡舉一生霸業。付之流水。然則陳隋二帝。吾亦不能峻責矣。

江上錦帆之事
埃及古史所有

畏廬筆述書。將及十九種。言情者實居其半。行將撫取壯俠之傳。足以振吾國民尙武精神者。更譯之問世。但恨才力薄耳。

光緒三十一年元夕畏廬居士識於京師春覺齋

埃及金塔剖尸記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 紓

同譯

長樂曾宗輦

原書緣起

埃及利俾安山下。有一荒寒之區。處亞俾都斯城之後偏。地有古德之塔。曰阿施利塔。古老稱阿施利爲尼爾河神。廟貌存焉。廟前啓土得墳。而神之有遺尸。以埃及貝葉作書。繫其身。凡三束。於是因書考實。遂得如許之故事。壙中絕寬廣。且深邃無倫。義道啓自石罅。階級甚蜿蜒。其狀如就塔中央。螺旋而下。寘尸之所。直在洞底。自窺及底。可九十尺。其下陳三棺。尙綽然有餘。然所陳亦僅三棺。二棺尸狀如高僧。後始得其名曰阿猛尼亨。及其妻。此卽夏馬之父母也。吾書所敘緣起。實根此二人。所憾此二棺。竟爲阿刺伯賊剖而發之矣。

阿刺伯賊。以凡夫穢濁之手。力掀古德之尸。分裂其骨。記者深以爲憾。意其人敢瀆

犯高僧。亦自有恃。實恃其所祠大神哈唆之力。用敢肆其無禮。聞其入穴時。窮搜冥索。分裂骨髓。冀得殉舍之寶。外史氏曰。阿刺伯風俗劣。以至零鬻佛骨。用愚遊客。每得寸朽。卽奉爲神。至可嗤也。因是蒙昧之民。乃仰食於古墓之乾腊。以自活。方阿刺伯鬻骨時。人無知者。嗣得淵博古雅之士。知塔中古德所自來。編而成書。記者本業醫。自尼爾遊亞俾都斯適與啓塔之人稔。乃叩以塔所。其人歷言不諱。且云。尙有一棺未啓。以狀言之。似貧者之棺。因不之犯。餘骨則鬻之垂盡矣。幸此一棺未褻。諸僉壬之手。且不爲遊客所得。醫者乃重賄阿刺伯人。請示塔所。入塔後詳書崖略。示余。余因述以告觀吾書者。

醫者之略曰。余是夜宿於廟中。廟爲前十九世古王聖得之廟。遲明始出而發塚。賊曰阿利。與余同行。賊目之長。侵入髻中。狀甚兇劣。同行贈我以環。蓋於羣賊賊中覓得者。時余行未及一句鐘。已至山谷下。至時。日光尙未燦發。地極荒僻。淒黯可怖。惟烈日長曠至晚。山石皆燦。不能觸手。沙氣尤蒸騰。著足欲盪。余行且罷。乃賃騎入谷。

行次有鷲鳥高盤余頂上往還數匝仰望天色蔚藍無垠道中所見如此而已未幾至一圓石之上石色堅黯似數千年爲日光沙氣所鍊而成者阿利遂止告余曰此石下卽塚也余下騎授驢於埃及童子童子引驢他牧余俯瞰石中有竅赤身可入余以爲羣鳥所穴者以接聯數穴均鳥巢余二人乃卽鳥巢穴中覓塚旣得阿利獸行以入余亦隨之外間覺暖入穴冰冷穴中漏光閃爍愈下愈黑余命然燭見穴中已縫入數賊均余素稔余乃悉心盼矚似在一巨室中嚴潔無塵左壁上均鐫埃及古王之象衆象中獨有一王狀甚威猛鬚髮蒼然身據高榻扶杖而坐身旁侍高僧無數金容滿月道氣盎然右廂鑿石穴陳陳皆枯腊穴以黑石爲之狀正方時輩中攜一木櫬衆舁橫地穴之上穴絕深以絙繫之阿利勇敢之盜也懷燭於胸以手執絙挺足踏壁霍然而下俯視已不之見惟見繩端徐動知已抵地微微有聲出自穴中側聽蓋阿利自言已至地穴矣更視則小光熒熒如星者燭也於是千百之蝙蝠伏處靈境中見燭均拂拂有聲衆賊引繩繩起衆請余下余變調以繩繩余腰斧徐

徐抱繩身而下。下時頗惶悚。意司繩者稍失手一落千丈矣。余引繩時目不他瞬。專注於繩。而蝙蝠時撲余面。且集余髮數分。鐘後繩左右觸有物。反震余足。知至地矣。視之。已至小甬道上。而吾所與同來之阿利已立余旁。汗流被體。小蝠集其首。身背均受蝙蝠之爪。血縷縷然。少須穴上復下一人。其人下時叉手於胸。狀如水。手下者已得三人。餘人均居穴頂。以待余歸。阿利手燭前行。余亦出燭隨入。甬道狹促。高可五尺許。道既盡。始及殯宮。地氣如蒸。萬聲都寂。余氣幾爲之塞。地宮鑿石而成。四壁不鑄石象。余以燭徧覓。漫無所見。惟有古棺之蓋。仰掀壁下殘尸二具。久爲阿刺伯人所毀者。第一尸形宛似生時。絕美者尸旁有字。爲古象形體。惜余不之識。又有小珠香屑及殮具棄擲滿側。余細審之。蓋夫婦同窆者也。以尸質考之。婦部時阿猛觸體已破。余復諦視。似殮時曾薙髮入棺者。臉上悉貼金葉。時附骨之肉已乾枯如腊。惟形貌則妙美無倫。以年事策之。當在耄耋以上。溫厲之容。雖久瘞。猶凜凜然。余爲之肅然加敬。讀吾書者。試思之余業醫日與死人近。至此猶慄。則可知尸容之威毅。

余此時立置其顙弗敢更視。而舊所棄擲之物。尙叢積第二尸之面。余心甚寒。亦無敢掀矚以理度之。是必美碩之婦人。阿利告余曰。彼廂尙有棺一具。側置壁下。想必當時棄擲於人者。余徐前視之。棺制甚工。斲柏樹爲之。殊無銘識之文。亦無肖象。阿利曰。吾發塚多矣。未有營葬如是之怪特者。是必下窆時。草草而去。故棺側弗整。余撫其棺久之。忽來奇思。以前此目觸殘尸。心爲震震。旣廢然思返。復自念余旣爲探奇來。何復舍此竟去。於是畏蒞之心爲勇銳之氣遏。奪垂盡矣。

阿利攜得小椎及剛鑽。移其棺正中。闢其棺蓋。盜墳者阿利長技也。阿利臨發時。告余曰。常棺之左右方。恆嵌以四木。櫬令牢。其蓋嵌時。先鑿夾縫爲小槽。始入以櫬。更下之。釘棺牢矣。然此棺竟入其槽。入其櫬。何也。余知此棺之制至巧。且固。啓之良不易。因令闢之。棺蓋厚逾三寸。開時。有奇香之料。厚積棺中。其下卽尸矣。阿利瞠目視之。大駭。蓋尋常之尸。均仰臥。且僵如朽兀。而棺中之尸。則側臥如睡。親身之物。極鬆泛。兩股盡曲。戴金面具。當埃及王巴利米時。喪制恆如是。然棺震動逾時。而面具

竟弗落。阿利怪之。疑尸將起立。止余勿前。余曰。妄哉。余從未聞枯腊能生者。

余與阿利出尸棺中。而尸氣及香之腐屑湧起。余咽幾爲之塞。方尸未出時。半身陷於香屑中。旣出尸。身有埃及貝葉一束存焉。大殮之布。則結束若甚恩恩者。阿利二目灼灼。注視此貝葉。余則急拾而藏之。以余將細意考驗。是葉也。於是同發尸。裹而尸裹多粗布。周身皆徧。若被重傷而殞。又復草草入殮者。裹發復得貝葉一束。在尸面之前。此爲第二束。余擷取之。不能出。更視之。則葉綻於衣上。衣長被身直及二踝。作大結如巨橐。狀衣縫則塗之以蠟。蠟垢尸身塊然如一物。余燭而審之。甚怪其狀。時香屑悉爲蠟黏周尸身。皆滿計欲見尸。非力掣此衣尸且不出。

此時余取其貝葉藏之。徐徐啓蠟衣。尸赫然見男也。於尸左膝之下復得第三束貝葉。余復取之。引燭稍遠射尸面。以余業論之一闕。即便知其人之以何病死也。意尸入殮時。必受五金藥水所浸。抹拭尙未乾。胸上留有餘溼。而尸貌乃如生。然余歷相多尸。能葆尸容之藥無如此尸。善者此時阿亞伯二賊。雖兇殘已極。見尸亦跪投不。

止。余復相尸身。左腋之下。乃無香屑。尸髮雖斑白。顧狀尙中年。非老也。軀幹偉碩。無倫。二膊絕廣。余亦無心考驗。以時逼也。數分鐘中。尸受空氣。餘鬢盡脫。一變前狀。更五六分鐘。則百無所見。惟髑髏及髮與大膊存耳。一骨似右股。余亦不省記。惟已破碎。較左股略短寸許。餘均朽燼。此時余惶恐亦稍息。地穴中奇熱。且尸氣觸人。香屑棘鼻。死度已多於生度。

此外亦不能更作長書。以舟中觸浪顛簸已極。握筯不牢。計此書以陸行。達君許。余海行亦垂及。想君得此書。後十日。余亦屆倫敦矣。至時。或能詳悉更告君以所歷。並告君以阿利諸賊在地穴中。欲索余貝葉。幾割余以刃。余幸以術自脫。今將就君。以此貝葉考驗。殆死者自記之歷史。當赴包拉博物院。與諸博士考之。此書至此止

外史氏曰。余既得書。吾友醫者越日果至倫敦。余乃造之。發貝葉。果爲死者筆記。然多象形書。及古文。吾友乃置貝葉於地上。令靈氣入之。徐徐使自解脫。吾則戴金鑲眼鏡。射二目光於神書之上。思索其字形。少須。復沈吟曰。是非死者之歷史耶。書爲

左舒所記。事則女王格魯巴亞也。余友詫曰。吾生人也。奈何得數千年以上之事蹟。此蓋格魯巴亞登極之事蹟。君獨不見中有鶯吞禮名耶。鶯卽女王夫耳。計非六閱月之工。不能譯述其事。然六閱月之工。甯復足言。時吾友驚喜欲狂。趨走室中。時時與吾執手。且曰。吾志必竟此書。卽有人半路刺我者。我垂死。亦欲畢是業。今三束稿中所言。悉譯之於下。觀者當自得之。

埃及金塔剖尸記

卷上目錄

第一章

記夏馬之誕生 哈梭預言 殺無辜童子

第二章

夏馬之背庭訓 以力搏獅 阿度那至獅所宣言

第三章

阿猛尼亨訓迪夏馬之 夏馬之入塔禱天 神降塔上

第四章

夏馬之去家訪西伯 遇安奴高僧 夏馬之居安奴肄業 西伯垂訓夏馬之

第五章

夏馬之歸阿蟠司山 夜禱秘殿祠意昔司及阿猛尼亨告誡之言

第六章

夏馬之用神火證道 夏馬之入幻境 夏馬之游涉冥司 意昔司見神壇

上

第七章

夏馬之出夢 夏馬之加冕衆尊以佛羅

卷中目錄

第一章

阿猛尼亨遣子 夏馬之至亞力山大 西伯忠告 格魯巴亞偕意昔司冠

服出遊 夏馬之角力仆勇士

第二章

查美鶯省父 西伯斥查美鶯